



禪思想探原

柳田聖山著
一默譯

(續上期)

首先，印度禪、中國禪與日本禪，果真具有本質上一貫的東西麼？又在此之前作為佛教實踐基礎的禪的特色，曾否被視為貫通這三國歷史的東西呢？我們可否把佛陀覺悟的體驗，視為與直接在中國興起的禪宗的覺悟是完全相同呢？譬如，倘若以此為相同，但從歷史來看，佛陀的立場其後為大乘佛教所超越，而印度大乘佛教來到中國不也被超越麼？以它們本質上都是同一的東西的想法，無寧是中國佛教徒自己在教學的體系上的要求。更之，今日我們所承繼的禪，是通過鎌倉以後的革新的。故就明確的歷史發展的姿態看，所謂貫通印度、中國和日本的禪思想，實際上從未有過。

這裏我們應要弄清楚一點，一般所謂「無」的思想，實際上不過是由最流行的好尚所要求出來的立場而已。進一步說，這不過是自近代西方所回歸而至的東方思想而已。即是說，明治以後，我們的祖父輩開始認識西方的哲學和相異的宗教，進而接觸使人驚異的近代文明。其時，他們要在佛教與禪中，重新尋求可以與之對抗的日本文化，或者東方精神的傳統。而東方傳統自身，則顯然經過一次中斷。

據增谷文雄氏的說法，佛教曾兩度傳來日本。最初的傳入，不用說，是經過中國和朝鮮，我們的祖先由斑鳩時代至奈良、平安、鎌倉、室町、江戶時代的前後約一千年間所吸收的佛教。第二次的傳入，是自明治以後開始，我們的祖父們通過西方而認識

印度佛教。而這兩種佛教不必直接地是同質的。正式的統一，無寧有待今後我們新的研究與努力。這裏我並不以增谷氏的說法為定論，但對於今後佛教的展望，則有完全的同感。

東方的與西方的

以現代的立場而問禪思想的意義，其問題無寧比上面說到的佛教一般的情況更為複雜。在作過早的斷定時，必須極為審慎。不過，當我們的祖父在通過西方人的學術性佛教研究而學習原始佛教時，此中已明顯地潛在着近代西方文明自身的課題。因之，以無的立場來理解禪的這一態度，實際上是更為西方化的東西，是近代的產物。東方的無的思想，由於既被稱為東方的，故已以西方的近代為前提了。而且，由於稱為東方的，故亦與西方的近代為異質。亦有可能是，這裏含有墮入一種只追求既非西方亦非東方的，純然是觀念的危險。

所以如此，是由於這樣的事實：近代日本有關東方思想的研究，從一方面言，背負有順應日本政治上的要求的、偏狹的精神主義的一個翅膀。東方的無的提倡，實際上含有由純粹思想問題溢出來的危險性，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些自我們懂事以來即流行的過去的坐禪實踐與禪錄講義，全是為了培養滅私奉公的精神與製造天下一家的襟懷之用。

大體上，近代日本的新的印度研究的立場，如依增谷文雄氏所已指出而可粗知的那樣，是吸收了西方言語學的文獻研究，依對遺物的科學調查而來的歷史研究的成果，再加上作為日本佛教

傳統的漢文「大藏經」的研究而形成的。在印度佛教的學術研究方面顯示出驚人的進展，但有關中國、日本佛教的新的研究，則顯得相當遲緩。宇井伯壽博士的三冊「禪宗史研究」，最初收入於「印度哲學研究」末尾，最能顯示這種事實。

不過，極應注意的是，恰在同一時期，在吸收同樣的西方學術研究方法之餘，有人亦表現出一種野心，要以哲學的立場來說明和組織東方傳統的佛教，特別是禪的思想。這恐怕是完全不同於上述的印度研究的一種工作。不用說，西田幾多郎、鈴木大拙兩博士對於禪的研究，即是這方面的。西田哲學並非單是有關禪與佛教思想在學術方面的解說，而是純粹近代意義的哲學體系，這很多人已注意及了。不過，其根底有禪潛在着，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現在並不是要述說西田哲學與禪的內面的關係。我們無寧要注意這樣的事實：西田、鈴木兩博士的哲學與宇井博士所代表的印度哲學研究，同樣地是採取本着與西方文明接頭，而對於東方的東西作深刻的學術反省的立場，但却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我們要注目的是這點。直截地說，一方傾向於捨棄歷史的哲學，一方却傾向於漠視哲學的歷史研究。從一般地說和學術距離最遠的禪，在其思想方面，則被連結到最爲近代的哲學上去。說實話，把最新的車駛向連基礎工事都未有的泥道上，那種勇氣，正是近代日本的禪研究。

對於禪的歷史研究的延誤

如據上面所舉的印度佛教的例子而得知的那樣，近代意義的佛教研究，總的來說，正進入文獻學與歷史研究的階段，但有關中國與日本的禪的研究，則幾乎都飛越文獻與歷史的階段，而直接關乎哲學問題自身。相對於西方文化來說的東方特色，可以在禪的「無」中見到。而能夠稱爲東方的無的體系，作爲一個完整一致的體系，在歷史上並不存在。最低限度，稱爲無的傳統的禪的立場，並不具有像西方人就「無」這一語而想像出的那種絕對否定的意思。歷來的人對禪有太大的期望，因而他們對於它的評價，亦甚爲缺乏正當性。

首先，即使是說東方的，但這是印度的呢，抑或是中國的呢，實際上是很不同的。又，即使同樣地是中國的，亦可以是儒家，亦可以是老莊。思想經常隨時代而變動。重視直接具體的體驗而無抽象思想的禪，並不與這些學說相通；反之，與它們都不相同。貫通於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東方的無的立場，倘若說思想，那是極爲粗略的，我們對近代的西方，有太多的意識。

再評價過去優秀的佛教思想，使之在現代與未來的社會中新生，這本來是重要的嘗試。對於今日的禪，我們無寧要再度重溫過去，對照着它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歷史的發展，而重新考慮。可以這樣說，我們在這本書中的意圖，是要把禪——可以說是集合了那些充滿着現代世界色彩的禪，再度放入博物館的箱子中，暫且冷靜地重新鑑賞。爲了真正實現當來的禪的思想，這區區的工作總是的必要的吧。宛如到達進入修理身體的器官時期的那些不惑的縉紳之士那樣，曾受到人們過大的期望的禪，現在當有接受少許正確的健康診斷的必要了。

本書的展望

基於上面的理由，在這本書中，我們要把禪思想作爲到底是過去了的東西，就其歷史的發生與變化的過程來考究一下。當然，要究明禪與瑜伽在印度的興起及其歷史，那是超乎我個人的能力以外的事，那亦不是我們目前所要做的。這裏我們首先要透過「樂道」與奇跡的「神道」的信仰，來捕捉原始佛教的禪思想的特色；在通過中國初期的佛教來探尋其影響的同時，又就作爲對它的批判，起於印度大乘佛教的禪思想加以檢討；又就接受這大乘佛教的禪思想的中國佛教徒的思惟特色，而考察其後的禪宗成立的契機；了解我們正要論及的中國禪宗的成立及其歷史意義，特別要追蹤作爲中國禪宗的新思想法的「公案」發生及其發展；我們尤其要盡可能明晰地弄清楚所謂「無」的公案的意義。

首先要處理原始佛教中的「樂道」與「神通的信仰」問題，即是由於自來的佛教研究對這兩者幾乎都不加注意之故。禪的實踐目標，根本在極爲樂天的「樂道」的生活，而不在苦行，此中我想可以認出它與其他宗教不同的特色。其後，中國的禪僧幾乎

都把思想與哲學只視為遊戲，其遠因我想可從此中尋找。原始佛教為多西方學者所研究過，它具有極為強烈的論理的或者是邏輯的性格，本來當視為「樂道的生活」的冥想與精神統一的實踐，不是有點被人視為與中世基督教的修道相同麼？

又，儘管修習及信仰都伴隨着禪而起的奇跡的神通力，會長久地影響其後的佛教，但從來禪的研究，由於具有後代的禪的邏輯整合性的一面，因而有漠視這種神通力的強烈傾向。這些奇跡，本來源自伴隨着禪而起的神秘的能力，「神通」正是那深奧神秘的宇宙生命的一種營為，禪與智，加上較此先行的制度戒律，是原始佛教重要的修道綱要。

由這些事實，即：基於以上二者作為禪的支配力量一點來批判原始教團的禪而興起的大乘禪，與及同時接受大小乘禪的初期中國佛教徒在命運方面的迷惑，及中國民族的那種比較樂天而貪婪的過剩的知識欲望，我們不是可以相當確實地探知其後中國禪宗不得不起的必然性麼？固然，說之當否，有待讀者的判斷了。以下本文將盡量豐富地引用原手資料，使讀者直接地得聞歷史上人物自身的說法。

第一章 佛陀之冥想

佛陀宗教之特色

佛陀的宗教，來自深遼的冥想與精神集中的實踐，這已相當為人所知了。實際上，冥想不同於古代婆羅門教的祭祀，它是佛陀宗教的特色。不管是誰，當讀到古阿含（佛陀的展轉傳來）的經典時，都會立刻注意到這點的。佛陀在其出家後，即師事 *Alāra Kālāma Uddaka Rāmaputa* 二人，學習瑜伽，這是有名的事。特別是，在漢譯方廣大莊嚴經及其他古傳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佛陀在幼年尚未出家，對瑜伽亦無所知時，已在郊外的瞻部 *Jambū* 樹林下獨自冥想、統一精神，而達到所謂四禪的禪定的最後階段了。當然，這是被理想化了的傳說。

方廣大莊嚴經的作者意識到佛教與瑜伽的冥想的不同。當佛陀注意到那兩個瑜伽師的指導和連續六年的瑜伽苦行的無意義時，即再回憶起上面所提到過的幼時的經驗，他終於下山，跑到尼

連禪河（*Nairājanā*）岸，在附近的菩提樹下，登上禪座；作者即同樣地依四禪的階梯來說明有名的佛陀成道的內景，中國方面，則把佛陀的成道視為出家與放棄苦行後繼續下來的事；但在古佛陀的傳記中，却特別重視他在成道前夕與惡魔戰鬥，終於戰勝它一段。這是四禪的最初階段前與感性的妄念對抗的一段，亦即是一種冥想。

佛教的冥想優於古瑜伽系者，那是確實的。關於這點，且留待後面再考究吧。這裏可以清楚地說的是，佛陀本人為了自己要成為佛陀（覺悟的人）而真實地力行的事，是精神集中與冥想之道，其後他所課給集合在他周圍的弟子們的作業，亦完全是依同樣方法而行的東西。現在我們姑且先把佛傳的記述拋開，而先就集合了現今的印度佛教研究者們公認為是學術上最古的資料的那些佛陀的言說的「經集（*Suttanipāṭa*）」，試看看佛陀冥想的特色吧。

「經集」背後的東西

在後來成為大規模佛教團的開祖以前，作為歷史人物的佛陀，曾直接地訓誨其弟子們，「經集」即是以最樸素的形式如實地結集這些言說的一部作品。這經典背後的涵義，歸根到底，不外坐禪與冥想而已。佛陀所要求於其弟子的，亦畢竟是依自制與冥想而來的內部的平安生活而已。所謂心的平安，是精神統一的最高狀態，漢譯稱為定，音譯為三昧。這種狀態，不能有「我是這樣地平安啊」的意識，它是要小心地抑制自己的放逸，一心一意把心平靜下來而生起的。這「不要放逸啊」，亦是那記載着佛陀晚年教誨的「遊行經」的中心主題。

對於佛陀來說，只有冥想與精神統一，才是見正理獲明知的最確實的方法。被視為是原始佛教的基本原理的四諦與十二因緣的說法，畢竟是依據這樣的冥想與實踐而後生起的真理。有名的十二因緣的觀察，亦不如近代學者所理解的那樣，只說明單是邏輯存在的根據，而是要透過在四禪實踐後所獲得的神通這一特殊能力，以得知過去未來的自己以至現在正在表現着活力的生命的全部生成的姿態，神通是要在精神集中與冥想實踐之後才獲得的，故是超感覺的透視力量。

（未完待續）